



书趣文丛

第6辑①

临界 线上的徘徊

陈玲

这集中所囊括的，

尽是一些不能实践之发挥、之联想。

读书写作，

本来就是件大道无为的事。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临界线上的徘徊



陈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临界线上的徘徊/陈玲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1

(书趣文丛·第6辑)

ISBN 7-5382-5641-5

I. 徘… II. 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8998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45 千字 印张: 7 1/4 插页: 2

印数: 1—4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之江

责任校对: 万 脉

美术编辑: 谭成荫

技术编辑: 王 军

封面设计: 张 红

版式设计: 华 德

定价: 12.50 元

书趣文丛

第6辑①



辽宁教育出版社

● 《书趣文丛》第六辑 · 序 ●

《书趣文丛》这一辑，是想编入一些海外学人的佳作。这方面，原应是名作如林，大可挑选，只是我们见闻有限，经营有年，第一批只编成五种。当然也有别的原因，例如不少作品，或找不到原作者和原出版者，或原出版人不愿转让版权，或因海内外言说处境不同而不得不割爱，如此等等。近年来，海内外虽然交通极便，贸易大盛，两者堪称史无前例，而文化交往却往往拘泥旧范，不易顺畅进行。此中原因不少，也不去多说了。

选书时，颇注意作品的意趣境界和可读性。这中间，自然还有一个老习惯在指使我们：重表达形式甚于内容观点。也就是说，喜欢文章写得意境高，文笔好，可读性强，而不大多去考虑观点如何。年来海外新秀颇多力作，倡言新说新潮，我们极为钦佩，只是写法奇特，内地暂时难有较多读者，不得不勉为割爱。或问：“重形式甚于内容”后，将置内容观点于何地？当然，“内容观点”必有一“底线”在焉。这是违背不得的，不然，我辈就失去了讨生活的本钱。但是，在这“底线”之上，宁愿多考虑表达形式。原因无他，外行（hàng）与行（xíng）商而已。因是学术上的外行，所以对观点十分宽容，决不强人就己，事实上，也没有不宽容的本钱；因属行商，时时处处要考虑读者的接收，无非让书的销路好一点。方今学者编丛书的日多，他们大多是积学之士，对文章观点之取舍自有确切标准”，相比之下，我辈自然只能走上藏拙一途，在形式上多做文章。这“形式”，就这套丛书言，九九归原，还是第一辑出书时交代过的，一个“趣”字。虽然为这一

“趣”字，学者们又另有说头，我们且只将功夫放在自己所理解的“寻趣”之上，不细推敲了。

希望很快有另外的五本问世。如是，六十本的《书趣文丛》算是功德圆满。“趣”不“趣”的讨论大概由是可以告一段落。各方面的种种批评指正，谨承教，在此一并谢过。

脉 望

一九九九年

● 临界线上的徘徊 · 目录 ●

读趣（代序）

上辑：读·思·写

谈读书	7
《中国人》创刊号发刊词	10
《牛津通讯》与“文如其人”	12
淡定地面对“主义”	14
中国瓶子及思维死结	20
知识分子的好奇心与社会良心	24
也掺和掺和“重建精神家园”	31
“模糊”：一种思维取向	38
说说“复杂”	45
关于快乐	52
《废都》与贾平凹其人随笔	59
淡淡的回忆与行者的透悟	66

● 临界线上的徘徊

沉重而执着的追求·····	70
知识分子与政治·····	78
妇女解放与妇女问题·····	83
洋插队·····	89
爱国与乡情种种·····	94
小事情与新文化·····	99
住陋室与吃金粉·····	105
写作这件事（之一）·····	112
写作这件事（之二）·····	114
散文的心态·····	119
关于文学的随想录·····	127

下辑：人·事·情

牛津印象·····	133
家门前的樱花树·····	137
牛津第一勺·····	140
“镜子”里的戴芙妮·····	145

永恒的慰藉	151
朦胧岁月的那盏灯	155
往事如烟	163
下乡	170
友情	179
人生，那是一路景致	183
回国的感觉	186
丈夫的漫画像	195
只做自己	204
喜欢做女人	209
化妆的理由	214
临界线上的徘徊	219
后记	222

● 读趣（代序） ●

按我理解，凡事若不为生计，多为寻趣，比如读书。当然我指的是闲读，不用为考试或功名所累。

闲读的乐趣，我以前有，现在更多些。因为不用再苦哈哈地考试挣学分，也不用再小心翼翼地求证于学问。这些年来我因了有趣而读书，为了尽趣而提笔，借了凑趣而结识“脉望”，这样一屈接一屈地趣下来，便在《书趣文丛》中凑了一分子。

闲读之于我，最有趣之处在于一个“悟”字。脑子里原本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很窝藏了些离经叛道之妄想，忽见有人居然将其归置得有模有样地端到面前，眼睛顿时一亮，一个鲤鱼打挺板直了腰杆对直了两眼，然后就四处找笔，用粗线重重划下，仍不能就此打住，势必毫无目的地在室内（或室外）胡乱走动，视他物若无，直至将那书中所言混淆为己出而后快。

如此“趣境”有，但不多得。多的是被那作者撩得非跳出来比试一把而不得太平。常常是打开书便以为置身球场，碰到臭球，并不接，合书而退。若被踢过来一脚好球，便难捺兴奋，一脚接过踢出——要么是被书中言犹未尽的意趣撩得很有得要引申发挥、要么是被书中境界感染得一咏三叹、要么就一定是与那书中观点短兵相接地交锋。个中乐趣，非亲历不能体会。

因此我的读书与我的为文之难解难分，实在是为取悦自己而为之。此种癖好，虽然与吸毒之瘾背道而驰，但本质并无甚区别，不过于表象取其意反其道而已。所以我总是不敢过于抬举自己的读与写。那是我为懒散却又常常无法懒其所懒的自我保留的一片可以不为任何外物所累的乐趣。

古人闲读之情状，似乎多在官场失意后之世外桃源，三俩知己，朗声咏叹、卸冠仰首、把盏豪饮，好一派不失风流。今人之闲读，在我祖辈曾祖辈，或西装革履，于国粹与西洋文化对垒间独领融会贯通之乐趣；或布衣长衫，于斜阳清风中独嚼有滋有味之忘世。而到了我父辈，闲读竟“堕落”得不仅仅是见不得人的“小资调”，根本就是视专政为敌的寻死。以至于上辈人中至今多有既无奈自己心有余悸，又看不惯小辈放肆妄为者。也弄得我等晚生小辈一捧起书本便习惯而忘我地熟背上辈人圈定的套数。考分的压力直接导致读书“无我”症。

以至于我从这样的小脚氛围，毫无防备地踏入西洋腹地，竟就方寸大乱。碰到洋教授告诫我读书必以怀疑为本，便不信任地眯起眼睛，心里嘀嘀咕咕：“跟书叫劲？诳我呢？如此自说自话起来，考试以何为评分标准？”但却并不丢分。于是日渐胆大，直放肆到一读起书来就敢和一切人平起平坐。

近年随着生活条件日善，我给自己布置了一间书房，自以为圆了已久的雅梦，才知是叶公好龙，全不能与劣习决裂。我从小既不是好学生，也无缘为书香门第之后，所以学风并不十分振作，常赖在床上看闲书，听到母亲的脚步声逼近，才纵身跃起，但已迟焉。终于在“懒得看书都没骨头哇！”的责骂声中将两只眼睛的视力拉开至近乎斜视（侧身躺读的恶果）。到如今已本性难改，最喜欢将书码在床头随意翻看。如今设备先进了，又生出把笔记本电脑接至枕旁的毛病，是为进一步的奢侈，好比卡拉OK设备，供按捺不住时自唱之用。以至于堕落到非倚床不能闲读不能成文的地步，比如像现在

这样。而且自以为只要能读得自娱成趣，即使我辈读书之情状怠懈到不检点，又何妨。

这样起于闲趣、止于兴尽的读书，自然很少能产出直接用于指导实践的正果。这集中所囊括的，便尽是些不能实践之发挥、之联想。若能引得他人同来凑趣，最是乐事。若不能，也罢。套我的老观点，读书写作，本来就是件大道无为的事。



上辑：读 · 思 · 写



谈读书

读书不只是听别人发言，而是自己与他人的交流。读书的好处更在于可以自由选择谈话的对象而不受时空的限制，可以随意打断、反复品味对方的谈话而不为客套所累。古今中外多少圣贤哲人教导读书百益而无一害的道理，培根的名篇《论读书》正因为指出了读书对于人性潜移默化的妙用而流传于后世。但读书受益，并不是指读书是知识从书籍流向读者的单向过程。读书是书本世界与自我世界的对话。平庸的人因为没有接纳知识的激情而与书籍无缘；矫情的人读书就像背熟了药方，尽管可以四处卖弄药名，却从没真正受惠于这些药物。真正喜读书的人，必然是因为思想太活跃而欲求智慧，情感太强烈而渴望交流。只有当书籍之于读者如食物之于饥饿者，读书才能怡性。这就是为什么自我无法靠积累读书的数量成其为天才，而天才却能借书籍的力量成其为自我。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用于形容读书，也是恰当的。寻情者为了哭笑而捧翻，求知者为了智慧而开卷，不同的人，穿越过同一书丛却可能变得更不相同。可见读书收益并不仅仅取决于书籍，更取决于读者。

有位朋友曾说，读书之为快事，在于自己情不自禁地拍案而呼：“他说出了我所想！”所谓遇逢知己，虽于书中，使自己

或有所悟、有所感，乃至有所同，便产生类似“千杯少”的快乐。然而孤独者读书，读到“有所同”，尽兴之余，便没了趣，就像有些人谈恋爱，一旦与对方达到合二为一的极至感觉，再无高潮迭起的前程，便开始身不由己地滑向无趣。害怕孤独的人在书中寻求“酒逢知己千杯少”的亲密，却不知读智者的书，最妙之处在于智者能够凭藉与你的相通而深化你的孤独，并因你的孤独而成为遥远地向你微笑的友人。记得在牛津上学，导师教导读书诀窍说：“The point is to argue with it.”（重要的是你能够与书争论。）这似乎不仅是在教人读书，而更是教人通过读书学习思考。虽然话说得过于简单，却也点出何为“善读”。所谓读万卷书，犹如亲临思想文化的盛宴，但并不一定就算善读。假如读万卷书而不能破、不能形成自己之思，自己就变成了这场盛宴中的一个凑热闹的无聊陪衬，读不读万卷、亲不亲临盛宴，也就无可无不可了。倘若书籍的最大效用是教人亦步亦趋，而不是教人攀其而上，书籍便成了扼杀人类思想发展的刽子手了。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能够超越书籍的亲密而成全自己的孤独的人，为最善读者者。对于这样的读书，最重要的是，你能站在你所读过的书籍的平台上再看出多远？而对于一个平实的读者，能够做到既不固执己见，也不人云亦云，能够通过自我与书籍的特殊对话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与书籍相连而又独立的新世界，也算是件幸事。

书籍之所以能够维系与自我的特殊关联，是因为书籍映照着自我的心路历程，不断摇撼着浑沌的自我世界。对于同时生